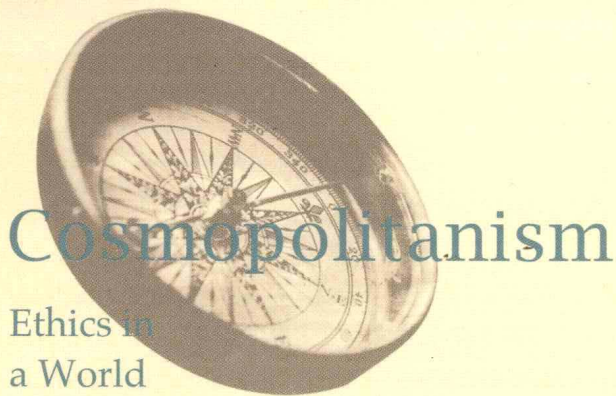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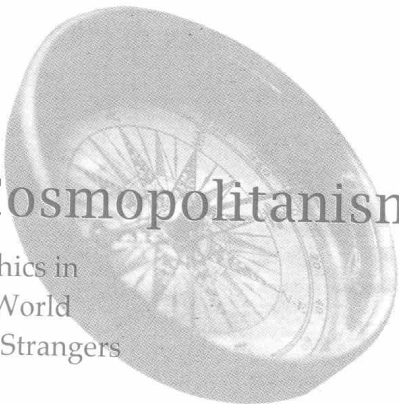
世界主义

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美〕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著
苗华建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世界主义

陌生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Kwame Anthony Appiah)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 (美) 阿皮亚著；苗华建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17-1518-0

I. ①世…

II. ①阿… ②苗…

III. ①道德规范 - 研究

IV. ① B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6987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World of Strangers

by Kwame Anthony Appiah

Copyright©by W.W.Norton & Compan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叶 芳 隋 丹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39 (编辑室)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变成了人。四千年前一位正常出生的女婴，如果被一位时间旅行者绑架，让她生活在当今纽约的一个普通家庭里，那么，十八年之后，她将进入大学学习。她将学习英语（也许还会辅修西班牙语或者汉语，谁知道呢），还懂得三角学原理，喜爱棒球与音乐；或许她还希望自己口齿伶俐，身上有着些许刺青。她可能与四千年前的兄弟姐妹有所不同，但区别并不明显。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个规模很小的社会里，一个个由猎手与采摘者构成的社会，并且，在寻常的日子里，我们见到的人，通常都是我们早就认识的那些人。很久之前，我们祖先所食之物、所穿之衣、所用之工具、所膜拜之神龛，都在一个个这样的社会里制作完成。他们的知识或者来源于祖先、或者来源于自身的体验。这便是塑造了人类的那个世界，人类本性也由此形成。

在寻常的日子里，如果沿着纽约第五大道漫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见到的行人数量，要比史前时期猎手与采摘

者们终生见到的人数都多。从史前时期至今，我们的一些祖先开始定居，开始学习农业知识；他们创建了乡村、小镇，最终创建了城市；他们还发现了文字的力量。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苏格拉底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去世，当时古代雅典的人口，只需当代几座摩天大楼即可容纳。七十几年之后，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出发，率领一支三万至四万人的队伍，踏上征服世界的旅程，这支军队的人数，还不及当今每个寻常星期一涌入德梅茵港口（Des Moines）^① 的人数。在公元一世纪，罗马的人口达到一百万，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罗马人不得不建立帝国，出征非洲，掠夺那里的农产品，将其运抵国内。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人开始明白，他们应当与其他社会建立密切关联，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使用罗马人的语言，遵守罗马人的法律，种植罗马人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罗马人却不必认识这些社会里的成员。我认为，人类悠长历史所形成的智慧，能够创造出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一桩奇迹。

即便人类开始建造更大规模的社会，大多数人对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他们只能影响当地少数人的生活。只是在几个世纪前，所有社会才逐步进入由贸易活动与全球信息网络构筑的单一世界，直到这个时候，人类才能想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与全球六十亿人中间的任何人发生联系，

① 德梅茵是美国衣阿华州首府及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们可以送去他们值得拥有的东西。比如：收音机、抗生素、或者一个好的想法。不幸的是，出于疏忽或者恶意，我们也送去了将要伤害他们的一些东西：如病毒、空气污染物或者一个糟糕的想法。如果政府以公众的名义，制订出一系列相关政策，那么，无论好的东西还是糟糕的东西，都可能克服重重障碍，迅速地蔓延开来。我们可以将接受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倾销到某个国家的市场，导致那里贫困家庭的毁灭；我们也可以对某个国家采取惩罚性关税政策，阻碍那里的经济发展；甚至还可以运送武器给某个国家，导致那里成千上万人民的死亡。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新的贸易及对外援助政策，利用疫苗或者药物以预防及治疗疾病、采取措施减缓全球气候的变化、鼓励人民反抗专制政府、关注每个个体的价值，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当然，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包括利用广播、电视、电话乃至因特网等方式，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影响任何区域的公众生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学习任何区域的生活方式。你所认识并且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每个人，你都对他们负有一份责任，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道德的基本概念。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接受当地数千年生活形成的理念，引入适当的思想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在已经来临的世界部落时代里，这些思想与机制将引导我们和谐地共同生活在一起。

应当用什么词语来描述我们将要论证的主题？这个词语当然不是“全球化”。“全球化”这个词语一度用来表示一种市场战略，随后又用来表示一种宏观经济的主题，现在，它似乎囊

括了所有的事物，也可以说，它什么都没有囊括；这个主题也不应当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含义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它通常用来表示它希望医治的一种疾病；我最终选定“世界主义”这个词语，尽管其定义尚未完全确定。这个词的含义同样充满争议，对“世界主义”的颂扬似乎暗示着令人不悦的意味，即意味着凌驾于其他社会人士之上的优越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位身穿川久保玲名牌服装（Comme des Garçons）、享受航空公司白金贵宾卡待遇的上流社会人士，带着仁慈的屈就姿态，向一位身穿工装、满脸红光的农夫说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当然会皱起眉头。

不过，这个词语有望获得重生，它已经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世界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犬儒学派（Cynics）^①形成之时；这一学派的信徒第一次表述了世界主义的概念，也就是“宇宙公民”（citizen of the cosmos）的意思。犬儒主义的形成，意味着一种悖论，它反映了对习俗及传统所持的怀疑论态度。一个公民（polites）从属于一个特定城邦，也就是男女公民必须对其保持忠诚的那个城市。“宇宙”的意思是整个世界，它不局限于地球，而是包括整个宇宙。对于世界主义的最初讨论，是为了抵御一种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个文明的公民都应从属于众多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社会。

① 古希腊一个哲学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该学派否定社会与文明，提倡回归自然，清心寡欲。

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禁欲主义采纳并且完善了犬儒学派的理念，此外，随后的思想史发展，也证明犬儒学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古罗马时期的禁欲主义者，比如，西塞罗（Cicero）^①、卢修斯·赛涅卡（Seneca）^②、爱比克泰德（Epicetetus）^③及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④皇帝，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之后，都与很多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情投意合。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可·奥勒留皇帝一直试图镇压新出现的基督教派，但是，他撰写的一本出色的个人著述《沉思录》，在随后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却吸引了众多的基督教读者。《沉思录》是马可·奥勒留皇帝于公元二世纪写作的一本哲学笔记，当时，这位皇帝正指挥大军，抵御来自荒蛮之地的入侵者对罗马帝国的进攻。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的魅力在于这位信奉禁欲主义的皇帝对人性所持的世界主义态度。恰好呼应了圣·保罗（Saint Paul）^⑤的观点，

①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前43），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

② 赛涅卡：（前4—65），古罗马哲学家、剧作家。

③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斯多葛哲学家，倡导遵从自然规律过一种自制的生活。

④ 马可·奥勒留：（121—180），161—180年为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一书。

⑤ 圣保罗：（5—67），最有影响力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他的很多信件收录于新约圣经之中。

即“世界上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民，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在耶稣的眼里，你们都是同样的人”。¹

世界主义之后的发展，并非乏善可陈。启蒙运动取得了巨大的道德成就，1789年“人权宣言”的形成，以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①有关“国际联盟”的著述发表，世界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88年，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②在期刊《条顿信使》（*Teutscher Merkur*）上发表一篇论文（这位学者曾经被视为德国的伏尔泰），他在论文里以典型的理想主义态度写到：“世界主义……认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是单一家庭的众多分枝，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国家，其中有着难以计数的理性人士，他们都是同样的公民；他们在相同的自然规律指引之下，共同为创造一个完美世界努力，与此同时，他们也以各自方式为其自身福祉而忙碌。”²伏尔泰本人（天哪，没有人把他视作法国的维兰德）曾经雄辩地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理解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明确地将这一义务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联系起来。“我们食用他们土地上生长的食物，穿着他们纺织的衣服，赏玩他们发明的游戏，甚至还受到他们祖先道德寓言的教诲，我们为什么不去理解这些国家的思想？请想一

①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② 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1733—1813），德国诗人、作家。

想，自从欧洲人发现通往这些国家的道路，对于其中的一些国家，欧洲商人已经往返过不知多少回了！”³

因此，围绕着对世界主义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对其他人承担着义务，这些义务涉及的范畴，超越了亲情关系与仁慈，甚至超越了共同的公民责任这种更为正式的人际联系。另一种观念则认为，我们不仅高度推崇整个人类的生活价值，还高度推崇特定人群的生活价值，也就是说，我们推崇对特定人群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那些习俗与信仰的价值。世界主义认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不同人群可以相互学到很多东西。世间存在很多的可能性，值得人类努力探索，因此，我们不期望也不愿意看到，每个人或者每个社会都遵循相同的生活方式。不论我们对其他人应当承担何种义务（或者说，不论其他人对我们应当承担何种义务），其他人通常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将会看到，上述两种观念，即对整个人类的关注，以及对合理差异的尊重，经常发生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挑战。

要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究竟可以走得多远？我们会在异常抽象的人性概念之下，放弃所有地域性忠诚与因而产生的偏执吗？世界主义的一些反对者愿意这样认为，他们因此而经常成为别人嘲弄的对象。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①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讽刺作家、散文家、历史学家。

曾经严肃地谈到 18 世纪重农主义者马奎斯·德·米拉波 (Marquis de Mirabeau)①, 他囚禁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才有时间撰写论文“人类的朋友” (*L' Ami des hommes*)。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② 把自己的五个孩子一个个都送到孤儿院,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③ 对此作了这样的评论: “挚爱情投意合者, 痛恨血脉相承者”。这个评论也适用于米拉波。

然而, 不带偏见的世界主义理念, 依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④ 曾经主张“摆脱不真实的忠诚”, 这种忠诚的对象可能是国家、性别、学校、邻居或者其他事物。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⑤ 也本着同样的精神, 痛斥“愚蠢”的爱国主义。他在 1896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 “要消除战争, 必先消除爱国主义”, 二十几年之后, 俄国沙皇被革命扫地出门, 而这场革命恰恰是以国际工人

① 马奎斯·德·米拉波: (1715—1789), 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

②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 维也纳的哲学家、作家。

③ 埃德蒙·伯克: (1729—1797), 爱尔兰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曾经多年担任英国下院议员。

④ 弗吉尼亚·伍尔芙: (1882—1941), 英国女作家, 著有《到灯塔去》、《戴洛维夫人》等小说。

⑤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 著有《战争与和平》。

阶级的名义发动的。当代一些哲学家也发出过类似呼吁，认为各国边界的设立，是缺乏道德感的表现，它们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并非人类良知的正当需求。

不过，尽管一些信奉世界主义的朋友他们确实让我感到紧张——但是，我依然乐于面对世界主义的这些最为喧嚣的对手。希特勒和斯大林，除了对谋杀为政治之首要手段这个观念的看法有所不同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持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经常发起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同时，对于他们两人而言，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通常只是反犹太人的一种委婉说辞，他们自然十分准确地将世界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他们两人都需要人类中一部分人对其表示忠诚，比如，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这种忠诚排除了对整个人类的忠诚。世界主义者共同接受的一个思想是，任何区域性忠诚，都不能迫使人们忘记，每个人对别人还负有一份责任。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要么追随民族主义，舍弃所有的外国人；要么追随坚定的世界主义，冷静而公正地看待自己的朋友和同胞。从上述两种意义上说，我们为之辩护的立场，或许可以称作不完全的世界主义。

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① 在 1876 年发表了《丹尼尔的半生缘》(*Daniel Deronda*)，其中涉及上述问题的一个段落给

①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小说家、记者和翻译家；原名 Mary Ann Evans，以笔名“乔治·艾略特”而闻名。

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在那一年，英国第一位（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位）犹太人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①，获得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贵族等级。尽管迪斯雷利接受过洗礼，并且在英国国教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但是，他总是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感到骄傲（比如他父亲把家族姓氏姓拼作“D’Israeli”，这让人难以忘记他们家族的犹太人传统）。不过，丹尼尔是一位在英格兰成长起来的基督教绅士，只是在成年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犹太人血统，他因此做出的决定是，让自己置身于“世袭家族”的延续：

在寻找祖先的过程里，他似乎发现了另一个灵魂：他的判断力不再徘徊于由公正的同情心所构筑的迷宫，而是带着高贵的偏袒之心——这也是男人的真正力量所在——去选择更为亲密的同伴，让同情心变得更为实际；舍去鸟瞰般审视的理性，这理性原本是要避免偏袒、避免失去对品质的所有感觉，而去选择一种慷慨的理性，让具有共同传统的人士肩并肩地走到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在声称对犹太人保持忠诚的同时，也就是发现所谓另一个灵魂的同时，丹尼尔并没有拒绝对于整个人类

^①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首相、议员、保守党政治家、文学家，曾经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的忠诚。正如他对母亲所说，“我想，假如在成长过程里，我一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假如能够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诲与同情，也永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就是同一个丹尼尔，在较早时候曾经用鲜明的世界主义词语，解释了他决定去国外学习的原因：“我希望成为一个英国人，但是，我也希望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并且，我希望在学习过程里，摒弃仅仅用纯粹英国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的做法。”⁴ 忠诚与区域性忠诚不仅决定了我们的需求，更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艾略特所说的“去选择更为亲密的同伴，让同情心变得更为实际”，回应了西塞罗的观点，即“如果将最大善意赋予那些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士，我们的生活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⁵ 一些理论蔑视亲属及社会对所在区域的偏爱，这些理论或许过去存在过，但是，它绝对不会拥有未来。

我父亲在临终之前，给我和我的姐妹留下最后一段文字，他这样写道：“要记住，你们都是世界公民。”不过，作为当时黄金海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他从未看到区域性忠诚与普世性道德发生过冲突，也就是说，我父亲作为所在区域的一分子、作为更为宽泛的人类社会里的一分子，他从未因为肩负这两种角色而产生内心冲突。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还有一个出身于英国的母亲；我母亲很深入地介入我们英国家庭的各项事务，同时，她在加纳也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她已经在加纳生活了半个世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我对家庭与部落有着很强的

归属感，它们不断滋长，相互重叠。对于我来说，这一切似乎再平常不过了。

当然，没有什么比这种归属感更寻常的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到现在，似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无人区了。急于迁徙的愿望与急于定居的愿望一样，不再是“非自然”的状态了。与此同时，在希望了解其他地方语言和习俗的人们中间，大部分人作出迁徙的决定和行为，不再仅仅出于好奇之心。少数人迁徙是为了寻求思想的养料，大多数人迁徙是为了寻找食物。完全漠视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这基本上是权势人物的特权。频繁旅行、通晓多种语言之人士，有的人贫困潦倒，有的人春风得意，我们既可能在贫民窟里看到他们，也可能在索邦大学看到他们。因此，世界主义不应当被视作某种高贵的理念：它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比如一国之内的各个社会）的一种简单思想，我们需要培养共存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对话”的原始含意，养成共同生活、相互提携的习惯。

当然，也可以用世界主义的现代意义进行交流。伴随我长大成人的库马西（Kumasi）城^①，是加纳的阿善特（Asante）部落的首府所在地；在我的童年时代，当地的主要商业大街是金斯维（Kingsway）大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如果沿着这条大街，漫步前往位于市中心的火车站广场，首先经过“巴布市

① 库马西：加纳库马西都市区的首府，也是加纳第二大城市的首府。

场”，那里出售进口食品，由巴布先生和他不断扩展的家族经营管理；巴布先生是一位魅力十足、彬彬有礼的印度人，“巴布市场”因他而得名。巴布先生积极参与扶轮社（Rotary）^①的工作，乐于向各种慈善项目捐款捐物，而慈善项目正是库马西城中产阶级乐意承担的事务之一。不过，我记住巴布先生的真正原因是，在他那里总有各式各样的精美糖果，而且，他总是笑眯眯的。我已经记不清这条商业大街的其他部分，因为那里的每家商铺都摆放着糖果，而我的记忆又一直凝聚在这些糖果上。另外，我还记得，我们经常在一对伊朗兄弟那里购买大米，还经常驻足于很多黎巴嫩人与叙利亚人的家庭，他们或者信奉伊斯兰教，或者信奉马龙教，我们甚至还拜访过一位哲学气味浓郁的德鲁士派人士，他就是哈尼（Hanni）先生，他经营进口服装，并且，在我长大之后，他总是乐意与我谈论他的故乡黎巴嫩遭遇的麻烦。我们周围还有另外一些“陌生人”，在市中心的军队营房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北方人，他们都是一些列兵和军士，与“其他军衔”的军官混杂在一起；他们的脸庞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偶尔，也会有欧洲人出现，比如，希腊的建筑师、匈牙利的艺术家、爱尔兰的医生、苏格兰的工程师、英国的律师和法官，还有当地大学来自各个国家的教授们，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殖民地官员不同，在加纳独立之后，他们仍然留在当地。在童年的时候，我从未想过，为什么这些人要跨

① 扶轮社：一个旨在提供人道主义帮助的国际性服务组织。

越如此遥远的距离，来到我的家乡生活和工作，尽管如此，我仍然乐意他们在这里生活。跨越国境的交流或许充满争执，但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利益变得越来越大，这样的争执会更加激烈。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种交流其实也可以充满愉悦。学者们所说的“文化的异化现象”，既不当使人们固守传统，也不应当让人们惊恐不安。

世界主义是一种冒险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但是，你不能在尊重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期待每个人都成为世界主义者。有人希望享受合理的自由权利，愿意与所在群体发生更多关联，也就是说，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保持隔离状态，如美国的阿米什人（Amish）^①那样；那么，这部分人的义务就与我们的基本义务只在一个方面相同：为他人去做道德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如果在一个世界里，各种群体被清晰地区分开来，那么，这样的世界不再被视为严肃选择的结果，即便过去有人这样认为。对于人类这个不停迁徙的种类来说，隔绝与隐居的生活方式永远是一种异常的现象。世界主义不是一种违背人性的理论，它拒绝任何违背人性的理论与做法。

“9·11”事件之后，有关“你们”和“我们”之间的界限问题，产生过很多激烈的讨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之所以充满冲突，源于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这种价

^① 阿米什人：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以崇尚简朴的生活而闻名。